

土屋裡的霓虹與他的死

在雜貨店門口跟老闆娘閒聊，她本身是一位小學老師，暑假才開店賣零食。

她說，家族裡有人死了，她將要穿一套曾祖母留下的古老衣飾，是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珍貴遺物。

聽到「死」這個關鍵字，我的耳朵一震，趕緊問：「所以你明天要去參加葬禮？」

「對啊。」她說。

「那我可以去拍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火化也可以拍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對於我魯莽的請求，她沒有絲毫不悅，反而相當熱心。

死者是她父親的哥哥，就在前一日過世，享年七十六歲。老爺爺生病很久了，是喜喪。

除非遇到壞日子，四川昭覺縣彝族的葬禮通常是即刻辦理，從死者往生那一日算起，為期三天。上山火化的前一天，親朋好友都會從四面八方前來弔唁。

於是，奔喪的那天早上，我跟小學老師和她住在同村的親戚們在橋邊集合。女人們身著彝族傳統服裝、配戴精緻的銀飾，從素樸的農婦搖身為嬌貴的公主。

成套的美麗衣裳，平時就像寶貝一樣被供養在衣櫥裡，除非是特殊場合，否則不輕易穿戴。一個禮拜前，小學老師和一群女人才找我幫她們和孩子們拍攝沙龍照，當時，我們在空曠的電廠裡拍，我總覺得那些饒富文化意涵的服飾和背景很不搭調，想帶她們去玉米田，但得走一段山路，只好作罷。

萬萬沒想到，「合宜」的場景就這樣降臨了。

我試著詢問與我同車的朋友，我們究竟要去什麼樣的地方？

他們只知道在昭覺縣境內，可能是在山上，因為他們都不曾去過。

車隊在大型雜貨鋪前停下，他們買了好幾箱啤酒和飲料，作為禮品。

往蜿蜒的山路徐徐開去時，我暗自竊喜，期盼可以到很偏僻的村莊。車著車著，一陣涼意襲來，松樹展枝搖曳，海拔果然不低。然後我們隨坡下降。當我看到蓋了一半的白牆青瓦水泥房鑲嵌在翠綠的山景時，心裡立刻涼了半截——連這麼高深的地區都沒有被遺漏！

中國的扶貧政策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。在雲南的村莊，我看見的是新建的廁所與太陽能衛浴；在四川大涼山，則是一整片嶄新的漢族房子，凡是得到新房的貧困戶，依然完好的舊房便得要拆除。政策出發點是良善的，我可以理解，畢竟，作為一個被文明寵壞之人，剛開始練習在豬圈上大號以及數日不洗澡時，我也心生困頓。但是，文化怎麼辦呢？那些蘊藏著祖先智慧的土木建築，就要這樣被壓平摧毀了嗎？

車子又走了一段路，我看到一大群磊落坦蕩的土坯房，心情才鬆弛下來。幸好還沒有拆，幸好。

遠方有人在施放鞭炮，從山邊奏出脆亮的火光。

一輛輛轎車和麵包車貼著山壁停靠。

由親友組成的一隊接著一隊的人馬，徒步往喪家前進。

同行的男人拿出剖開的細竹竿，把二十張百元人民幣夾進竹子

的裂縫，再用塑膠繩固定。很快的，那根奠儀竹錢就變成體面的旗幟了，男人持著它，走在隊伍最末。

斜斜的坡上，聚集著一大群親屬，他們以野餐的姿態散坐著，腳邊擺著一圈圈鐵盆和臉盆，裡面盛滿了坵坵肉、苦蕎粑粑、白菜豆腐羊肉湯與辣牛肉湯。這是由喪家提供的最豐盛的餐食。

我們走進村裡，繁茂的大樹下，已經坐滿了親朋好友，他們飲酒、聊天，氣氛相當熱絡，沒有絲毫哀戚。從人群中穿梭而過時，我心裡有些緊張，不確定我的漢族臉孔和手上的相機，會不會構成某種侵擾，即使那些目光多半是好奇且和善。

我尾隨大家進入土坯房悼念死者，被眼前的景象給震懾住了。

屋裡吊了一顆七彩霓虹燈，轉啊轉啊，繽紛的光點在室內大幅游移，把每個角落、每一張臉孔都映照成豔麗的什麼。天花板掛滿了許多東西，除了五顏六色的小燈泡，還有裝著水果和糖果的紅色塑膠籃、百元紙鈔以及一根根供人抽取的香煙。

過世的爺爺側躺在床上，他的臉被包住了，只露出鼻子和緊閉的雙目，面容安詳。爺爺穿著一襲深藍色的百褶衣飾，上面綴以藍花圈圈布條和方巾，那些螺旋的圖樣跟壓在爺爺體下的毛毯流蘇，花色一模一樣，大約是成套的。床底藏著乾冰，為的是防腐。

幾個女人坐在爺爺的床邊，一邊輕撫著屍身哭泣，一邊吟唱哀傷的輓歌。那並非集體的合唱，她們沉浸在各自的旋律裡，一層繚繞過一層，低音承接高音，共同交織出對死者的念想與愛意。

這個臨時陳設的靈堂原本是廚房。大家散坐在小凳子上，守靈並閒話家常。

在戶外用過餐之後，小學老師和她的親戚們就開車回去了。她的爸媽、姑姑們和我則留下來。由於我是至親帶來的朋友，家族裡的人對我很放心，任由我拍攝，連爺爺的遺體都可以拍。

於是，我在靈堂待了數個小時，目睹一批又一批前來弔喪的親友。把五感全然張開，收納旋轉的光頻、陌生的彝語和曲折起伏的哀鳴。當我看見一個女人袒開酥胸來幫懷中的寶寶餵奶時，我的心撲岔了一下；源源的乳汁流入寶寶的嘴裡，生命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延續著，彷彿有什麼奇異的能量從死者的軀殼，蔓延傳遞到這枚新鮮小巧的肉體之內……

拍到一個段落，我就跑到屋外攝入一整片的土坯屋，心裡不停閃爍著驚嘆號。據說，從山上到山下的路，是半年前才開通的，過去，當地居民都要徒步兩個小時或是騎馬才上得來。若不是恰巧來參加葬禮，憑我一己之力，要如何尋覓到如此原汁原味的地方呢？即使是我借住的那個村落，也只有少量的土房，大部分都是磚房和水泥房。

拍著拍著，回到喪家外面的那棵大樹，我把鏡頭轉向嬉戲的小孩，就開始有人跟我說話了。

是一群笑意滿盈的男人，其中有幾個人是畢摩，也就是主持各種祭儀的彝族祭司。不過，他們不是來誦經，而是以親戚的身分前來。這讓我十分詫異。我參加過納西爺爺與摩梭奶奶的葬禮，東巴和達巴祭司，每日都要不斷地在死者身邊誦經、做法事，只有夜間睡覺才會離開。

其中一位畢摩告訴我，只有火化之前誦唸《指路經》才是必須的。那些他們平常做消災儀式使用的法器和繁複儀軌，葬禮時用不到。返台後，我在網路上查找資料，發現雲南巍山彝族的葬禮，依然遵循著許多古老的儀軌，畢摩也是極其重要的角色。兩者的差異難道僅僅是因為支系和地域的不同？貧富的差距？還是時代的變遷？

彝族人愛吃肉，但是肉只有宴客或者做儀式才吃得到，自給自足的偏鄉農民，平常過的是簡樸的生活，家常的食物是玉米、洋芋、粑粑、酸菜豆腐湯、泡麵……等。對他們而言，葬禮的坨坨肉是極品。傍晚，我跟親友們走了一段路，到另外一大落土坯房前的空地用餐，大家席地而坐。親友們吃過之後，就換那些幫忙殺牛宰羊並烹飪的鄰人吃飯，我特意留在現場感受歡愉的氣氛，村民們大口嚼肉的時候，唇間有一股流動的悅音，

周圍的空氣都被點亮了。

他們告訴我，死者火化的前一晚，親屬是不睡覺的，必須守靈到天明。我以為可能就像白天一樣，女人們坐在那裡唱哀淒的輓歌，親身體驗之後，才發現跟我想像中的差距極大。那是晚上七點鐘，小小的靈堂裡已經坐滿了人，我艱難地抱著腳架擠進人潮的漩渦，一點一滴地把自己推送到靈堂最角落的櫥櫃邊緣。

有兩個男人癱在我的腳邊沉睡，大約是喝得太醉的關係。坐在我右前方的兩位爺爺，一邊飲酒、抽煙斗，還一邊大聲聊天，從他們嘴裡吐出的神癡彝語，彷彿也富含著高濃度酒精，有位爺爺熱情地遞白酒給我，我趕緊搖手拒絕，我擋了幾次，他才放棄。

白酒是私釀的，就裝在一個大塑膠桶裡，有個戴鴨舌帽的男生負責幫大家舀酒。大涼山的彝族人一般不釀酒，我猜想這是為了特殊場合而釀。多數人喝的是廉價啤酒，無止無盡供應的雪花啤酒。

這簡直就是一個燈紅酒綠的派對，即使死者的屍體就躺在你的眼前，你絲毫不會感覺到死。那更像是歡送某人離職、歡送某人到遠方、歡送某人展開全新的旅程。在這間座落於深山的老舊土坯房裡，一切都如此鮮活，人們擁有吐納的自由，沒有什麼是暗沉的，每個人的眼眶裡都閃爍著彩色霓虹。

一群畢摩祭司走到爺爺的床邊，面朝滿屋子的人。他們琅琅唱起歌來，不是悲哀的曲調，而是帶著某種高亢情緒的音聲，每一句都以長音「Var 喔～」開頭。領頭的那位畢摩揮舞手上的白布巾，他先獨唱一句，然後其他幾人才跟著一起唱。歌詞內容大抵是在講述死者的生平，以及死後所去之處，同時也為生者祈福。

過程當中，不斷有人把頭巾、羊毛披氈、外套等衣物，嬉笑著扔給畢摩，他們先飲一杯白酒，然後再掏出五十塊或一百塊紙鈔把衣物「贖」回來。這樣奇特的舉止讓我匪夷所思，難道彝族人也講究加持嗎？被畢摩碰過的衣服，是否有道教祭改的效果？多方詢問之後，我得到的答覆是這樣的：衣物只是幌子，大家主要是想要賞錢給歌者，但直接給錢又太尷尬，才使用這種把東西贖回的招數。這在老人家的葬禮十分常見，因為金錢的投遞，洋溢著喜氣，可以把葬禮的低迷氛圍炒熱。

畢摩們下台之後，又有好幾組青年男子上去唱歌，曲調各有不同，歌詞同樣也是在頌揚逝者。「贖回衣物」的遊戲，沒有間斷，隨著酒精在體內的高漲，旋在靈堂裡的氣流，越來越沸騰。有個酒醉的男人一直向我靠近，跟我說醉語，在我旁邊亂晃，我的拍攝被打斷，只得走到前面去。一位親切的男子招呼我坐下，他操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，我們就閒談起來了，他說，大涼山的彝族人娶老婆要付出二十萬人民幣以上的聘金，他家裡無力負擔，所以至今未娶。我聽聞過幾個彝族男人發出這樣的

怨言，用大把鈔票購買的婚姻聽來殘酷，但這背後必定有著微妙的集體潛意識在運作著。

聊著聊著，兩位畢摩又上台了。其中一人戴著斗笠狀的頭盔，身穿黑白相間的披氈，手持寶劍；另一人則穿彝族服飾，配上深藍色披氈。男人說，這是非常古老的彝族舞蹈，我趕緊站起來，把相機旋進腳架，深怕會錯失什麼。他們兩人雙臂保持不動，相偕踏著小碎步一前一後移動，嘴裡的唸白有著好聽的音韻，像是在輪流講一則傳奇故事。這個舞蹈叫做「瓦子勒」，意在讚頌祖先與死者，也有驅鬼、祈福等意涵。接著是一老一少的男性組合，跳的是「阿古伙」，他們一樣踱著小碎步，身體不停轉圈，兩人一邊說唸、一邊交叉易位。

直到兩位畢摩又跳了一次，表演的部分才算正式結束。一男一女的親屬坐到爺爺床邊，唱起悲傷的輓歌，女人不斷用手輕撫爺爺的遺體。這時，有人離開，有人留在原地聊天，有人則醉倒呼睡。我睏倦至極，知道自己無法在靈堂坐到天亮，於是決定到柴房看看，柴房的地板上放著兩大盆鴨肉和粑粑，一個婦人招呼我吃食，對於肉塊已然失去慾望的我，只能婉謝。柴房很大，有幾個人佔地而睡，我也去屋角拉了一條厚毛氈，找到鍋莊旁的空位，隨意弄了個鋪蓋，便乘著睡夢而去。

清晨六點多，我被一群阿姨親密的交談聲喚醒。膀胱裡的積水

慙得慌，於是出去尋覓解放之地。我爬上小山坡，坡上散落著一磚磚空空的炮盒，以及幾坨新鮮的屎便，我小心翼翼地踩著雜草，深怕會誤觸隱密的汙穢。那大概是我此生排過最急切的尿了，雖然自覺藏匿得極好，但在如此開放的場域裡，旁人的目光隨時都有可能意外降臨。

我再次步入靈堂。天花板懸掛的紅色提籃只剩下一個，香煙也只剩寥寥數支，但氣氛跟昨夜一樣鬧騰。爺爺頭頂上的電視，正播放著彝族的舞蹈教學影片。女人們吟唱的古遠哀歌混雜著歡樂的音聲，鍋莊裡天然的柴火搭配人工的迪斯可燈球，炸出一股參差不齊的生滅感，直衝我的腦門。我在火塘邊呆坐了一陣子，敞開毛孔感受整個空間的變化，也近距離去把爺爺祥和的面容錄下。

一個小時之後，大家開始拆卸小燈泡的電線，幾名男子搬來一副由木頭搭成的抬屍架，中間是四方的形狀，裡面鋪著藤編的墊子。他們把爺爺連同鋪墊的毛毯一起放到抬屍架上，然後將棉布頭套往下一拉，爺爺的臉便被全然蒙住了。覆在他身上的布條，則牢牢打結綁在木頭上。

他們把一塊白布蓋在爺爺身上，四個人合力將他抬到戶外的大樹下。女人們撫屍哭泣，吟唱哀婉的歌曲。一陣一陣綿密的哭腔，瞬間就能把心臟震碎、誘引出黏稠的蛋液，作為一個無關的路人，我也從底部被搖撼了，我那早已撫平的喪夫之痛，沿著歌聲的邊緣，悄悄地撕裂開來。不久，一座為爺爺遮陽的簡

易棚子被搭起，它由四根竹子和一塊花布組成，黃色塑膠凳中間的孔洞成為最好的支撐點。

畢摩們把爺爺身上的白布掀開，放了一個白色布包在他的頭顱旁，就唱起《指路經》。一人甩著布巾領頭，另外五人跟著吟唱，依然是以長音「Var 喔～」為首的曲調，只是歌詞不同而已，詞意旨在為亡靈指明回到祖界的方法與路徑，以及解釋回到祖界的意義。一個男子穿著披氈，持劍站在棚子的另一側。有個少年立在村口，不停施放鞭炮，響脆的炮聲，從歌的縫隙裡，炸彈出一顆顆晶瑩飽滿的蕎麥粒，像是生之慾。

畢摩們開唱沒多久，頭巾和披氈就漫天飛舞，打賞的遊戲再次展開，連木頭和鞋子都可以拿來抵押。畢摩把塑膠凳翻面成為打賞桶，大家出手都非常闊綽，一張又一張的百元大鈔很快就將空洞的桶底填滿了。有個女人捏著紙鈔要把她的頭巾贖回，另一個女人笑鬧著把她強拉到畢摩身邊作為抵押品，瞬間演變成搞笑的拉人遊戲，幾個女人揪扯彼此，想要把對方推送出去。搶人不過癮，後來又換成搶頭巾，她們將頭巾從人家頂上一把拽下，再扔給畢摩，有一度，棚子還被嬉戲追逐的婦女給撞倒了。

面對眼前的景象，我感到難以置信。在其他宗教裡，誦經給死者是如此神聖的事，豈容旁人騷擾、胡鬧？即使是在有著特異葬禮儀式的印尼托拉查，祭司和神父唸誦禱詞時，場面是相當

莊嚴的，就算是打牌娛樂的親友，也會躲在屋內的角落，不會外露，惟有抬棺到墳屋的路上，人們才會開始炒熱氣氛，捉弄彼此、打泥巴仗。我相信四川昭覺縣彝族人這種鬧劇形式的禮俗，不是傳統的做法，但是，這些偏遠村落對外封閉許久，不知它究竟是在什麼情境下變易而來？

畢摩誦經結束之後，持劍的男子立即走到棚下，唱起大哭腔。玩耍得最厲害的幾位女子，瞬間被爺爺吸過來，圍繞在他身邊，她們把白布覆上，輕輕撫著他。碎人心肝的哀歌多重唱，伴隨著鞭炮聲，再次響徹整個村莊。我看見的是貨真價實的淚水，從依依不捨的心之泉噴湧而出，沒有絲毫佯裝。她們的身體裡佈著什麼奇特的按鈕哪？可以把哭與笑如此輕易地轉換？

我深怕爺爺一被抬起來送上山，我就遠遠落在後頭了，畢竟我離不開攝影器材、腳力也不如山中的住民。趁著大家還在揮淚送別，我一個人默默爬到附近的小山丘上，也就是火葬的所在地。那並非家族的專屬墳場，僅僅是一塊無名野地。焚屍的柴堆已經搭蓋完畢，當一發又一發的清脆炮聲響起時，一名男子同步點了火，交疊的木頭滋滋不已，它就像一座燃燒的溫床，等候主人的大駕光臨。

那是一條羊腸小徑，我無法擋在路中央，只好站立在斜坡處，由下往上拍。抬屍的有四個人，後面還尾隨了幾個男人，他們邊唱輓歌邊把爺爺連同木架，穩穩放到柴火上面，低吟幾句之

後，他們就下山去了，不見畢摩，也不見其他親屬上來。點火者放了一堆帶葉的樹枝到爺爺身上，來旺盛火勢，然後他和幾個人坐到五十公尺外的草地等待，火化的現場，只剩下我一人。

我注視著爺爺的軀體被火焰緩緩吞噬，並沒有感到害怕。整個場域是無瑕寧靜的，除了木頭的爆裂聲之外，還有綿延不絕的蟲鳴，逝者就這樣融入大自然的胸懷裡，成為風景的一部分。那既是生命的終點，也是起點；爺爺的肉體雖然消失了，他的靈魂必會順利抵達祖界，在那裡發亮盛開。直到幾抹灰燼飄落到我的身上，我才意識到不宜久留，萬一我沾染了爺爺的骨灰，豈非大不敬？於是我悄悄撤了，還找到一個隱密的草叢，尿了一頓。

大樹下空無一人，只有炮灰、炮盒、啤酒罐和塑膠凳晾在地上。這是用餐時間，所有人都移駕到附近適合野餐的山坡去了。每戶人家都領到一大袋坨坨肉和苦蕎粑粑，爺爺的孫子們也盛情送了一袋給我。一個多月以來，我不停拍攝儀式不停吃禮肉，實在無法再嚙下任何肉塊，只啃了一點餅，剩餘的通通贈給旁人。

我萬萬沒有想到，自己會抵達荒僻的彝族農村，參與一場如此接地氣的葬禮。一切都是從無心的閒談開始的。但要在短短一個月之內，巧遇三場不同民族的葬禮，並且全數完整攝錄下來，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。老天爺在我的身上安裝了什麼命運的機關呢？面對生死議題，我還可以多做些什麼？我不知道，我需

要時間慢慢探究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在別人的死裡，我看見了自己對生的渴望。

死不是消解，死是延續。